

革命故事会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五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一月

劈风斩浪.....	孙 武 王善鹏(1)
万匹机风波.....	钱勤发 王文祥(12)
开 刀.....	郁俊英 沈金祥(20)
红梅向阳.....	赵振威(31)
鱼池风雨.....	赵雪芬(42)
收徒记.....	张长公(52)
球场友谊.....	陈永绩(58)

• 故事新编 •

商鞅的故事.....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故事组(70)
西门豹破“河神”.....	豫远言(77)

• 评 论 •

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岂容污蔑

——批判旧故事《孟姜女》..... ~~陈征~~ ~~曹树钧~~ (86)

• 经验交流 •

创作更多更好的故事 为农业大干快上服务

..... 金山县枫围公社政工组(83)

• 创作体会 •

谈谈故事《闯滩》创作体会

..... 上海市物资局业余文艺创作组(88)

反复实践 努力提高

——学写《银珠姑娘》的体会 丁凤岳(9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征文启事.....(94)

致读者.....(93)

革命故事会

(5)

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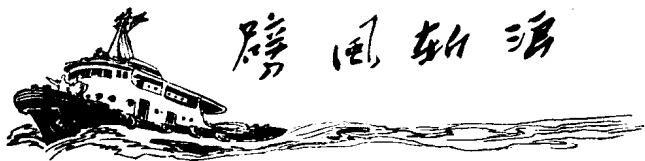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 10171·399 定价: 0.18 元



华东电业管理局 孙 武 王善鹏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夏天，第三号台风疯狂地袭击着上海，黄浦江上浊浪滔天，波涛滚滚，整个江面，除了万吨轮以外，没有几艘行驶的船只。

突然，从停泊在江心的万吨油轮“红电”号边上有一只小舢板劈风斩浪向岸边划来。船尾上站着一个粗壮的小伙子，两只大手有力地划着双桨，任凭风浪把他打得浑身湿透，他却象搏击风暴的雄鹰顽强地向岸边冲刺。他就是新调上“前进”号拖轮的指导员，姓江名涛。紧挨着江涛身旁的是年过半百的老船长吴海根。吴海根见江涛浑身湿透，说道：“小江，休息一下，我来划！”“不！老船长，我这个当海军出身的和风浪交上了朋友，刚划上劲哩！”说完，两手划得更快了。

“好！有志气！真是革命闯将！”说话的是蹲在船头上的水手长王福贵。借着水面微弱的反光，人们可以看到他左脸颊上有一道两寸来长的疤痕在微微颤抖。

同志们一定要问：这么大的风浪，他们划舢板到岸上来干什么？原来，明天又有一艘万吨油轮要从大庆开来，而停在江心作为临时转油站用的“红电”号油轮还存着不少油，如果不及时把油送到各发电厂去，那“大庆”号就要在黄浦江上多停留一天，影响船期周转。就为这，江涛约着老船长吴海根到

调度室请战来了。水手长王福贵听到消息也跟着来了。

这时，在岸上一间宽敞的调度室里，调度员正抓着话筒在大声说话：“喂！你是沪江电站吗？你们那儿的新油库完工了吗？……好，好好！那太好了，我们马上派船送油到你们那儿去！”调度员挂上电话，江涛带着一股风，健步走了进来：“调度员同志，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保证把油送到……”话没说完，吴海根却把他拉出了调度室：“小江，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沪江电站可万万去不得呀！八年前我就在吴淞口吃过苦头！”

江涛吃惊地望着船长，吴海根又说：“我不是不愿去啊，那地方风大浪急，航道复杂，弄不好要闯大祸的！你没听说这么一句话吗？叫做‘船老大好做，吴淞口难过’啊！八年前，风浪还没有今天大，可是船到那儿，绞缆机突然松开，出了险情，当大家到船尾抢险时，船头锚机又出事了。唉！老实说，这么大的风浪，去别的电站我都有把握，但到沪江电站，要出吴淞口，恐怕……”吴海根说到这儿，有意把话刹住了。

水手长王福贵这时在一旁说：“我看这点风浪没啥了不起！老吴，我们要象指导员说的那样，就是拚着老命也要把油送到沪江电站！”

吴海根心里一楞，斜眼对王福贵说：“水手长，说话可要掂掂分量。八年前，你也在船上。那次船到吴淞口，突然自动抛锚出了大事故，害得我停职检查了半年，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嘿嘿，老吴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是只抓生产，不抓路线，还能不出事故？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批臭那些保守思想。老吴，指导员把任务接下来，你要是三

心两意，这可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呀！”

“啊？”吴海根心头一震！王福贵这最后一句话，可真是触到了他的痛处，就在这一刹那，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自己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被批判的情景，再抬头看看江涛那张严肃的脸，不觉微微一怔，本来还想说的一肚子话，这时统统压到心底里去了。

江涛察觉到了船长脸上的惊慌，同时，也意识到王福贵话中有话。于是平静温和地对吴海根说：“老船长，今天风浪确实很大，你的心情我也理解，但只要我们加强安全措施，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闯过吴淞口。好吧，时间不早了。老吴，把任务接下来，回船抓紧准备，争取晚上八点出发，你看怎么样？”

吴海根犹豫了一下，最后牙齿一咬：“好！既然如此，那就豁出去闯一闯吧！”

“啊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指导员，这夜闯吴淞口可算没问题啦！”王福贵大声说，显得很高兴。

“不！”江涛听王福贵说完，严肃地向他指出：“水手长，要在这么大的风浪中闯过吴淞口，看来还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啊！怎么能说没问题了呢！”“喂！喂喂！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王福贵点着头，连连称是。

就这样，江涛和吴海根接受了夜闯吴淞口的任务回到了“前进”号拖轮。船员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唯独船长吴海根却显得忧心忡忡。这倒不光是他担心八年前的事可能在今天重演，更主要的是他刚才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吴海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来得听话，江涛叫他干啥就干啥。现在重新当了船长尾巴却翘到天上去啦，根本不把江涛看在眼

里。偏偏吴海根耳朵根软，一听这些话，也不辨滋味，就吓得心里发寒。所以，当有人来向他请示工作，他就一概往江涛身上推：“你们去找指导员，他说了算！”然而江涛从吴海根的这些变化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从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风言风语，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一种表现，阶级敌人企图分化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破坏正在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阴谋决不能让敌人得逞。江涛这么想着，决定找吴海根谈谈，便拔脚往船长室走去。

吴海根这时正在船长室望着黄浦江出神，江涛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关心地问：“老吴，在想什么哪？”吴海根不响，江涛便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听到议论，说你尾巴翘到天上去啦？”“啊？你……”吴海根吃惊地回过头来：“既然你也听到了，那我……”话刚说了一半，突然听到有人朝船长室走来，吴海根赶忙刹住了话。

那朝船长室走来的是水手杨大年。杨大年三十多岁年纪，在“前进”号拖轮上也工作了十几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站错了队，做了一些错事，后来，江涛多次找他谈心，对立情绪开始有所转变。今天“前进”号拖轮要夜闯吴淞口，他本想好好干一番，可想不到水手长王福贵告诉他，说江涛正在调查八年前绞缆机松开的那件事，还发动大家揭发杨大年。杨大年一听，浑身的劲头一下子冲了个精光。他想，八年前的事故还没查清，今天风浪这么大，万一绞缆机再出毛病，那就说不清楚了。于是决定去找吴海根，或者请假回家，或者要求把绞缆机交给别人管。可当他走近船长室，发现江涛也在里面，两只脚便不由自主地停住了。正要向后转，江涛在后面叫他了：“杨师傅，有什么事吗？”这一来，杨大

年不能向后转了。但话又不能当着江涛说，便朝吴海根招招手，意思是要他出来谈话。江涛明白他的用意，顺手把吴海根推了出去，但不一会儿，两个人的喉咙就粗起来了，只听船长说：“你明明知道今天要夜闯吴淞口，船上人手紧张，你却要请假，亏你讲得出来！”杨大年也不服气：“要不请假除非你把绞缆机交给别人管！”“噢！原来你是怕负责任啊，那更不行！”吴海根说着就要往回走。杨大年一把拉住：“哼！看你这样子，倒真象有人讲的尾巴翘上天啦！”“啊！”吴海根象当头挨了一棒，一下子楞住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好，算我没说，你自己找指导员去吧！”话音未落，转身要走，但江涛已来到他身后：“船长，有话好好说嘛，干吗走啊？”杨大年这时把头扭了过去，一声不响地站着。江涛充满深情地对他说：“大年师傅，我们都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如果我们内部不团结一致，那就会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是一个老水手了，绞缆机我也检查过，一切正常，你应该挑起这副重担，投入这场战斗，在战斗中把敌人的阴谋揭穿。老吴，你说是不是？”江涛一回头，发现船长已经走开，就走上一步，握住杨大年的手：“大年师傅，毛主席最相信我们工人阶级，我们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用战斗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大年紧紧握住江涛的手，憋了半天才说：“指导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就在这时，吴海根在驾驶台上拉响了汽笛，“嘟嘟——”“前进”号拖轮带着一条三千吨的油驳，劈风斩浪向沪江电站进发了。

夜幕降临，狂风呼啸，连接拖轮和驳船之间的缆绳，象一根根粗大的琴弦，发出“嘣嘣”的响声。船尾，水手杨大年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绞缆机，忽然一个浪头打来，把他的衣服打湿了，他觉得有点冷，便转身去穿雨衣。就在这时，一条黑影窜到

绞缆机边上，伸手把绞缆机的手柄轻轻往后一拉，然后，又摸出一把扳头，将一只汽门螺丝旋松了几牙，黑影干完这些，刚想离开，冷不防一个巨浪打来，把他摔倒在舱面上。他也顾不得痛，爬起来就跑，可没跑几步，又和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拉住黑影一看，问道：“水手长，什么事这么急！”王福贵强作镇静：“没什么！”接着往江里吐了口唾沫：“呸！这该死的风浪。”说完，叽哩咕噜地走了。

故事讲到这里，得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这王福贵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原来，解放前他是渤海湾上的一个海匪，山东解放时，逃到上海，把左脸颊上的一个瘤子割去，改名换姓隐藏下来。以后，又钻进上海电业水上航运队，靠那套两面派手法，当上了水手长。八年前，“前进”号拖轮在吴淞口突然自动抛锚，钩坏江底电缆，造成大面积停电，就是他搞的鬼。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一直没有把他揪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又钻进群众组织，煽风点火，制造分裂，企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但想不到这次清队运动一来，指导员江涛上船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把八年前的那件事又兜底端了出来。王福贵预感到末日来临，就千方百计挑拨江涛与船长以及杨大年之间的关系，想挑动派性，破坏团结，达到把江涛赶走的目的。但是，江涛不但不上他的当，而且把船长和杨大年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于是王福贵就不得不赤膊上阵，破坏绞缆机，想事故一发生，你江涛就是不走，少说也得停职检查，到那时，我再……王福贵想到这里，两只手往裤袋里一插，得意地朝船头走去。

再说杨大年正在穿雨衣，忽听有人大喊：“不好了，绞缆机

松了！”杨大年急忙扔掉雨衣奔到那里一看，绞缆机的手柄不知被谁拉到了倒车位置上，缆绳正在飞快地松开，连续发出“嘣嘣”的响声，在这同时，江涛从扶梯口奔来，大声命令：“快开绞缆机！绞缆！”杨大年急忙把手柄朝顺车位置一推，谁知刚刚绞了两圈，只听“砰”的一声，汽门螺丝被蒸汽顶了出来，蒸汽“嗤嗤”地直往外喷！绞缆机坏了！拖轮和驳船之间的钢缆和保险缆一下子都绷断了，两只船立刻成了个“丁”字形，象脱了缰的野马朝停泊在江心的一艘外轮撞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涛沉着地下了又一道命令：“抛小圆缆！”这小圆缆是船上抢险时用的一种缆绳，三十多米长，一头是个重球，大风浪中钢缆抛不动，就把它抛上驳船，再把钢缆引过来。水手长王福贵听江涛下命令抛小圆缆，心想：如果抛成功，我就要白费心机了，于是他假装积极，一把抢过小圆缆，还没抛出去，却“噗通”摔了一跤，江涛在一旁看得清楚，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眼看要掉下江的小圆缆，对准驳船“嗖”的一声，掷了过去，不偏不斜，正好落在驳船上。驳船水手飞快地系上钢缆。江涛不顾随时有被风浪摔进江去的危险，迅速地往回收缆。这时杨大年和其他水手也勇敢地冲了过来。很快，拖轮和驳船靠拢了。驾驶台上的船长吴海根果断地下了命令：“左满舵！”就在这一刹那，油驳的船尾在离外轮只有一米多的地方一擦而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事故避免了。

但是，避免了事故，却带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同志认为：这次事故是杨大年造成的，全是他没有把绞缆机管好。另一部分同志反对这个观点，认为绞缆机事先经过检查，一点没有毛病。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船长吴海根气得把指挥权交给了身旁的大副，板着脸走进人群，大声责问杨大年：“你

是怎么搞的？连一部绞缆机也管不住？快给我停职检查！”这话就象一瓢水浇在烧红的铁板上，全船立即炸开了：“你凭什么叫杨大年停职检查？”“你这是搞政治陷害，执行资反路线！”不少人喊着，跳着，一下子围住了吴海根。这时，只有两个人没有说话，那就是王福贵和江涛。王福贵很为自己导演的这场戏感到得意。虽然事故被江涛抢救过来了，但船员们又闹开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我只要再煽它几下，你江涛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收拾不了这个局面。”他越想越得意，在一旁暗暗冷笑。江涛呢？他从事故开始，就十分注意王福贵的表现。抛小圆缆跌的那一跤，王福贵在人群中努嘴、拉衣袖管、搵小扇子，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现在王福贵又在一旁装着若无其事地抽烟，更使江涛感到这个人确是老奸巨猾，一定要想办法使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恰巧在这时，王福贵旁边的一个小青年突然大声叫起来：“好了！别再争了，听听指导员的意见吧！”“对！让指导员表态！”十几双眼睛一齐对准了江涛。江涛知道那个小青年参加工作不久，是王福贵在他耳边讲了句什么后才大叫起来的。心里有了底，便冷静地对王福贵说：“水手长，我倒想先听听你的看法！”“啊！我——”王福贵冷不防江涛会突然叫他表态，内心一阵惊慌，但脸上却装出一副笑容：“我看停职不停职倒是次要的，问题是杨大年要好好挖挖思想，和八年前的那件事连起来，拿出一份象样的检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杨大年一听跳了起来，江涛把他按住，又问王福贵：“水手长，照你的说法，这次事故和八年前的事故都是杨大年造成的罗！”王福贵两手一摊：“这是明摆着的嘛！八年前也是绞缆机松开，引起船上混乱，造成锚钩电缆的事故。今天出航前绞缆机还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坏了呢？杨大年不检

查叫谁检查？”“我看结论下得太早了吧！”江涛一步跨到绞缆机旁边，指着被冲掉螺丝的汽门说：“同志们来看，这个汽门螺丝牙齿是好好的，蒸汽怎么能把螺丝冲掉呢？我请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目前，轰轰烈烈的清队运动已经开始，斗争非常复杂，在这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好了，前面就是吴淞口了，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江涛一声令下，同志们陆续离开。

“小李！你等一等！”江涛叫住了民兵小李，在他耳边讲了几句，小李点点头，走了。绞缆机旁只留下了杨大年、吴海根和江涛。江涛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披在杨大年身上，杨大年一阵激动，就在这时，江涛发现脚旁有一样东西一闪，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把活络扳手落在槽槽里。他弯腰拿出来交给杨大年，杨大年一看，说：“这是水手长的，上面还有记号！”“噢”，江涛心里一动，又问：“杨师傅，绞缆机出事前，你离开过这里吗？”杨大年说：“我去穿了件雨衣，回来时绞缆机已经松开了，可手柄不知被谁拉到了倒车位置！”“噢！原来是这样！”吴海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三人正说着，民兵战士小李一阵小跑走了过来，低声对江涛说：“指导员，我调查过了，那些风言风语都是王福贵传出来的！”“没错吗？”“我问了好几个人，错不了！”“好！这个情况很重要！还有什么吗？”“喔！还有，绞缆机出事前，我亲眼看到王福贵慌慌张张从船尾走来，还差点把我撞倒了，问他有什么急事，他支支吾吾讲不清楚。”“好！问题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小李，你是一个民兵战士，你负责注意王福贵的行动！”“是！”小李一个转身走了。江涛又回过头问船长：“老吴，下一步你看怎么办？”“下一步？”吴海根这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头脑也仿佛用肥皂水洗过一样，清醒不少！他手一挥，坚

决地说：“把王福贵抓起来！”“不！”江涛急忙阻止：“我建议立即召开骨干会议，采取紧急措施，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说着，两个人向船长室走去。

再说王福贵，这时象一只被猎人追急了的恶狼一样，两眼发红，气急败坏。刚才，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活络扳手不见了，吓得连忙到船尾去找，但没走几步，却发现江涛和杨大年、吴海根在绞缆机边上，就躲在一旁，想等他们走开再去，可过了一会，又见民兵小李向船尾走去，还低声对江涛说了些什么，船长吴海根的脸色顿时大变，这一切，使王福贵感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被江涛识破，指导员不但团结了吴海根和杨大年，而且牢牢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看来……，王福贵越想越心寒，越想越没了主张。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汽笛响，使他在慌乱中猛然想起在吴淞口停着一艘外轮，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大海给他送来了一丝希望。他咬牙切齿地说：“江涛啊江涛，你要抓我，我就再给点厉害你看看，一出吴淞口，鱼归大海，看你拿我怎么办？”王福贵得意地冷笑一声，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黄豆般的雨点打得甲板上溅起了一朵朵水花，狂风挟着巨浪打得拖轮和驳船象两个醉汉一样，颠簸着，摇晃着，忽然从船尾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快救船哪！”“救命啊！”不少人奔到船尾一看，原来是一只小木船被狂风刮断了缆绳，顺水顺风向拖轮撞来，大家连忙站成一排，有的拿垫木，有的拿靠球，有的拿救生圈，作好了碰船的准备。

王福贵一见这情景，心里暗暗叫好。他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窜到船头，想趁混乱之际松开锚机，钩住江底电缆，造成大面积停电，然后跳水逃到外轮上去。但想不到他那只贼手

刚刚抓住锚机手柄，背后突然响起一个雷鸣般的吼声：“住手！”没等王福贵弄清是怎么回事，江涛已象一个钢铁巨人，挺立在他面前，王福贵贼眼一转，顺手抓过旁边的一把斧头，恶狠狠地向江涛劈去！江涛一闪，顺势抓住王福贵的手腕，对准下巴就是一拳，王福贵一个踉跄，跌倒在船头，江涛正要抓他，这个家伙却一个翻身，“扑通”一声，落进黄浦江，拚命向外轮游去。江涛冷笑一声：“哼！你就是钻进海底，我也要把你抓起来！”紧接着一个鱼跃跳入江中，几乎在这同时，船长吴海根把所有的探照灯打开，把江面照得雪亮。不一会儿，右前方水中冒出两个人，大家一看，正是江涛和王福贵。杨大年脱下雨衣，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小李也跟着纵身入水。江涛和王福贵这时正在江中搏斗，江涛以他一身好水性，抓住王福贵的头发，越战越强，王福贵却已连续喝了几口水，气喘吁吁，难以支持，可他还在作垂死的挣扎。等到杨大年和小李游来，三个人拉头拖脚，把王福贵象死猪一样，灌了个饱，这一下，这个家伙一点也动弹不得了，乖乖地被吊上了拖轮，满口吐着白沫，象条死蛇似的瘫痪在甲板上。不少船员在船尾排除了险情闻声赶到船头，江涛指着浑身发抖的王福贵说：“同志们！今天这场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就一定把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江涛说到这里，“前进”号拖轮汽笛长鸣，象高唱凯歌的战士，昂首挺胸，劈风斩浪，向目的地进发！



万匹机吼波

中华造船厂创作组 钱勤发 王文祥

三月春风暖人心，批林批孔鼓干劲。座落在黄浦江东面的新华造船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一派大好。船台上焊花簇簇，锤声隆隆，钹枪哒哒，工人们为革命造大船，多造船的雄心壮志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今朝，从万匹机车间通往厂党委办公大楼的宽敞水泥大道上，响起了一阵震天动地的锣鼓声。那敲鼓的人看上去五十开外年纪，生得高大魁梧，他，就是厂革会委员、万匹机总指挥、共产党员曹海荣。现在又一台万匹机试制成功了，他们正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呢！啥叫万匹机呢？就是有一万匹马力以上的大型柴油机，它是万吨轮的心脏。文化大革命前依靠外国进口，如今，工人们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万匹机一台接着一台诞生，怎不叫人扬眉吐气呢！

站在大楼门口欢迎他们的是厂党委负责同志老凌。老凌接过青年工人小虎手中的大红喜报，只见上面写道：“又一台万匹机平台试车胜利成功，明天开始在万吨轮‘风啸’号安装，五月一日出海试航……”这些话象铆钉铆在钢板上，铿锵有力。老凌兴奋地握着曹海荣的手，激动地说：“好！同志们，祝贺你们，干革命就得有这股子闯劲啊。”转而，老凌压低嗓门对

曹海荣说：“老曹，我是想找你，刚才远洋局的李工程师来电话，说我们的万匹机不要吊进‘风啸’号安装，吊装什么机等候通知。”曹海荣问：“是那李守仁工程师吗？”老凌点了点头说：“老曹，这可来得有点突然。”“李守仁为什么不让吊装我们的万匹机？”“难道他还想来卡我们吗？”小虎和工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原来厂里开始造万匹机的时候，远洋局的验船工程师李守仁就多次到厂里来，提出我们国家造这样大的机，技术力量还不够，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来。他这种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经过局里领导和曹海荣等工人同志的多次批评帮助，有所改变。可是今天，他又打来这么一个电话，说明他的思想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曹海荣想着想着，手一挥对大家说：“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决不会错。眼下，万匹机经过平台试验，性能很好，应该按原计划吊装，同时，对李守仁，我们还要再做工作。”“对！对！”工人们都同意曹海荣的意见。老凌高兴地说：“老曹，党委坚决支持你们！”曹海荣上前一步，紧紧握住老凌的手，片刻，他转过身来，豪迈地对大伙说：“同志们，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面，屹立在船台上的万吨轮“风啸”号昂首挺胸，身披霞光，威风凛凛。钳工师傅和起重师傅们早已作好了吊装万匹机的准备工作，个个激情满怀，喜气洋洋。

此刻，曹海荣站在码头的石梯子上，戴着安全帽，抬头望着远处的江面，浦江潮水越涨越高，老曹的心情恰似这江水，很不平静。奇怪？怎么还不见百吨浮吊的影子，昨天不是敲定今天一早浮吊来配合吊装吗？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小虎见曹海荣起伏不停的胸脯，不耐烦地说：“曹师傅，浮吊不

要让李守仁给卡住了？”曹海荣慢慢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曹海荣认识了港运队的浮吊司机张志勤，当初，到局里去造走资派的反，这两个老工人冲杀在斗争的第一线，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战斗中，他们又响亮地提出了要发展祖国的造船工业和港口机械事业，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老曹想到这里对小虎说：“李守仁是卡不住浮吊的！”话刚说完，突然，“嘀铃铃……”一辆自行车飞到了码头上，曹海荣一看，正巧，车上是张志勤，他忙迎上去问：“老张，浮吊呢？”张志勤摆了摆手说：“我正为这事来的呢！昨晚远洋局的李守仁挂了只电话给我，说新华厂的万匹机暂时不吊，准备装进口机。我想，我们的万匹机出了什么事了，要改装进口机，特地赶来问个明白。”曹海荣听张志勤一说，心想：原来是这样。只见他把手一挥，指着码头上高大的万匹机部件说：“老张，我们的万匹机经过平台试验，性能很好哇！”张志勤对曹海荣说：“老曹，那么你们同意不装国产机啦？”曹海荣和小虎几乎同时坚定地说：“不同意！”张志勤精神一振说：“对，不要听那个姓李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吊装国产机，全市的工人阶级都支持你们造船工人为毛主席争气，老曹，吊吧！”曹海荣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大声地说：“吊！”

半小时以后，张志勤驾驶着百吨浮吊靠到了船厂的码头边，一场吊装万匹机底壳的战斗打响了。曹海荣头戴藤帽，脖子上挂着一只哨子。“嚯嚯……”，哨音起落，浮吊抓起几十吨重的底壳，越过“风啸”号甲板，徐徐地向机舱下降。

这时，江面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笛尖叫，一艘外轮靠上了江心的浮筒，“克郎郎……”两串锚链降到了江底。从船上走下来一个四十朝外年纪的人，穿着一件新的上青工作衣，戴着